

BORNE

Jeff VanderMeer

胡绍曼 | 译

「美」 杰夫·范德米尔 | 著

我们都想成为人
然而没人知道
那意味着什么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

异形 博恩

BORNE
Jeff VanderMeer

[美] 杰夫·范德米尔 - 著

胡绍晏 - 译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异形博恩 / (美) 杰夫 · 范德米尔著; 胡绍晏译. —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8.10
ISBN 978-7-5455-3860-1

I. ①异… II. ①杰… ②胡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91873号

BORNE by Jeff VanderMeer

Copyright © 2016 by VanderMeer Creative,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.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LLC, New York.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: 21-2017-117

异形博恩

YIXING BOEN

出品人	杨 政
著 者	[美] 杰夫 · 范德米尔
译 者	胡绍晏
责任编辑	杨永龙 聂俊珍
封面设计	今亮后声
内文排版	思想工社
责任印制	葛红梅

出版发行	天地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网 址	http://www.tiandiph.com 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
电子邮箱	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	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	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8年10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	145mm×210mm 1/32
印 张	11.5
字 数	245千
定 价	36.00元
书 号	ISBN 978-7-5455-3860-1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献给安

目录

CONTENTS

Part One

第一篇

我的发现以及发现经过 / 002

我把博恩带给了谁 / 007

我的住所，以及居住于该处的原因 / 014

我为何叫他博恩，以及他如何变化 / 019

我在维克套间里的发现 / 023

维克告诉我关于造鱼计划和生化公司的情况 / 028

我如何对待其他人，以及其他如何对待我 / 033

我从何处来，以及我的身份 / 043

我接下来的行为，尽管那可能是个错误 / 049

我教博恩的事和他教我的事 / 058

PART TWO

第二篇

从前的事与后来的事 / 066

我再次外出时的遭遇 / 077

博恩如何让我明白他需要有隐私 / 095

我带博恩外出时发生的事 / 101

屋顶上发生的事 / 109

我们带给维克物品 / 126

我与魔术师初次相遇的情景以及她的现状 / 135

我如何令博恩失望 / 147

博恩如何拒绝我教授他知识 / 155

魔术师如何令事态恶化 / 171

我如何努力应对 / 183

为了帮助博恩，我如何试图让博恩帮助我 / 190

我们如何失去对方 / 195

我在博恩房间里找到的东西 / 208

PART THREE

第三篇

我们和摩德被剥夺的东西 / 216

我在夜行国的收获 / 226

我们如何失去奋力保护的一切 / 247

自由意味着什么 / 256

我们如何找到临时避难所 / 260

我们在废弃的平原上遇到了谁 / 278

我们在储备池的遭遇 / 291

我们在生化公司的废墟里发现的情况 / 305

生化公司大楼内隐藏的秘密 / 318

我在维克的信中了解到的事 / 331

返回的路程以及我在地平线上看到的景象 / 340

后来发生的事和各种变化 / 348

我现在的的生活 / 353

PART ONE

第一篇

我的发现以及发现经过

我发现博恩时是个晴天，青灰色的天空下，巨熊摩德在我们家附近徘徊。最开始，博恩对我来说，就只是拾荒的收获而已。我并不知道博恩对我们会有什么意义，也不知道他将改变一切。

起初，博恩看上去很不起眼：就跟我的拳头差不多大，呈深紫色，附着在摩德的毛皮上，像半开半闭的海葵。每隔半分钟，他的紫色表面便泛出翡翠般的绿色，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会发现他。

走近之后，我闻到一阵阵的海水气息，一时间，周围的城市废墟消失了，我不再需要寻觅食物和水，附近也没有到处游荡的帮派和来源不明、意图未知的变种逃逸生物，残破的街灯上也不再悬吊着焦灼损毁的尸体。

在那危险的一刻，我找到的这件东西就像是来自小时候的潮水坑，而当时我还没来到城里。我闻到干花与盐的味道，也能感觉到海风，清凉的海水在脚边泛起涟漪。我在搜寻贝壳，迟迟不归，我能听见父亲粗哑的嗓音和母亲轻快活泼的语声。蜂蜜色的沙子吞没了我的双脚，我望向地平线，船上的白帆预示着有人要造访我们的岛屿。假如我真的曾在一座岛上生活。假如这一切都曾是真实的。

摩德的一只眼睛呈现出龅齿般的黄色，太阳就在那眼睛上方。



南方较远处，生化公司的大楼投下一片黑影。摩德刚从那阴影里醒来，我就开始跟着他。跟踪了整整一上午之后，我发现了博恩。摩德是这座城市实质上的统治者。他飞向天空，然后接近我的藏身之处。为了解渴，他来到北方那条受污染的河边。他张开大嘴喝水，鼻子擦刮着河床。除了摩德，别人喝那河里的水都会丧命。生化公司赋予了他这种能力。然后，摩德再次跃向青空。他是个杀手，却像蒲公英种子一样轻盈。天空中覆盖着阴沉的云层，但没有下雨。摩德发现东方有猎物，于是从高处猛扑下去，引发了一阵尖叫。猎物的肉体化作一片血雾，散发出难以想象的恶臭。有时候，血会让他打喷嚏。

没人知道生化公司为何没有预见到摩德的变化，连维克也不知道。摩德从公司的看门狗变成了毁灭者——为什么他们没在仍有掌控能力时消灭摩德？如今已经太晚了，因为摩德不仅成为一头巨兽，而且他不知从生化公司搜刮到什么魔法般的科技，竟学会了凌空飞翔。

等我来到摩德的栖息地，他已经睡着了，不过睡得不太安稳，不停地打嗝，就像是地震，离我最近的一条后腿高高耸起。即使是侧躺下来，摩德仍有三层楼那么高。满足了嗜血的欲望之后，他睡得昏昏沉沉，身体的无意识抽动将一栋建筑夷为平地，松软的碎砖

纷纷滚落，重新组合成摩德的睡床。

摩德的尖牙与利爪可以在瞬间将猎物撕得稀烂。他巨硕的双眼有时在睡眠中也会睁着，仿佛覆满苍蝇的信号灯。他的大脑通过这双眼睛观察。有人相信，他脑中思考的事，具有宇宙般的尺度。然而我在他身边就像是人形跳蚤，对我来说，他仅仅代表着可供收集的物资。出于某些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原因，摩德将我们的城市破坏得面目全非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也以一种心不在焉的方式提供资源。

生化公司大楼的侧面有个损毁的缺口，摩德在那里挖了个巢穴，当他风风火火地从洞里跑出来到处游荡，那覆满泥土的粗糙绒毛里缠结着各种珍贵的物品。他给我们带来生化公司内部大量剩余的未知肉类，裹在一个个包装袋里。有时我也能找到不知名的动物尸体，因头颅内的高压而致死，亮闪闪的眼睛向外突出着。运气好的话，当他蹒跚而行或者在高空滑翔时，这些珍宝会像雨点般不断掉落，我们无须爬到他身上去拿。假如找到能放进耳朵里的甲虫，就像我的搭档维克制造的那种，那可以说既是最困难，也是最幸运的事。然而一般来说，你无法预料，所以只能低头跟在摩德身后，期望他会送出大礼。

维克一直警告我，有些物品是故意被留在那儿的，可能是陷阱或者误导。但我能辨识陷阱。我自己也会设陷阱。每天早晨，当我出发时，他总是跟我说“要小心”，但他知道我不会放在心上。为了生存，我把涉险找回的东西交给维克，而他一样样仔细翻查，就像先知依据肠子的形状来占卜。有时候，我感觉摩德是出于某种变态的责任心，才送出这些物品的，因为我们是他的玩物，是他施虐

的对象。另外有些时候，我又觉得是生化公司逼迫他这么干的。

我仔细观察摩德的躯体，许多拾荒者曾误判他的睡眠深度，然后发现自己腾空而起，却无法攀附住，结果坠地身亡……而摩德并无知觉，只是像石头一样在城市上空滑翔。此处是他的狩猎场，但这座城市仍无法重新找回自己的名字。有鉴于此，我不敢冒险，仅在摩德的躯体上简略地探查。希泽。迪博。摩德。他有许多名字，但即使是大声念出这些名字的人，也不明白它们的含义。

所以，摩德真的睡着了吗？又或者他利用头脑里的一堆废弃毒素，调制出一剂诡计？这一次没那么简单。摩德发出鼾声，整个身子剧烈地震颤，于是我壮起胆，在他的后腿上继续攀爬，其他拾荒者聚集在下方，把我当作探路者。接着，就在摩德如同海带般粗糙纠结的棕色绒毛里，我偶然发现了博恩。

它发出轻微的嗡嗡声，顶端有个半封闭的小孔，像嘴一样不停地一张一合，周围的一圈圈肌肉时而收缩，时而扩张。“它”还不是“他”。

随着我逐渐接近，博恩从摩德的毛皮里钻了出来，有点像海葵和乌贼的混合体：呈窄长的花瓶状，表面布满波动的色彩，从紫色，到深蓝，到类似海水的绿色。它那温暖的皮肤仿佛脉搏一般跳动，四条垂直的脊状凸起分布于身侧。其质感就像是被水流磨平的石头，只是略有些橡胶的弹性。它闻起来像是慵懒的夏日午后海滩上的野草，而在海盐的气息底下，还有西番莲的花香。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，对不同的人，它具有不同的气味，甚至连外形也不一样。

它不太像是食物，也不是记忆甲虫，但显然不是垃圾，因此我

把它捡了起来。现在想来，我当时不可能阻止自己。

摩德的身体在我四周随着呼吸起伏，我弯曲膝盖，以保持平衡。摩德在深沉的酣睡中表演错乱的梦之歌，那对令人惊叹的眼睛——如此巨大，黄黑色的表面布满斑点，既像是陨石，又像西边那栋天文站的圆顶——紧紧闭着，巨硕的脑袋指向东方，完全不顾忌危险。

而博恩毫无防护。

其他拾荒者胆子大起来，开始沿着摩德的体侧攀爬，钻入那肮脏而又神圣的绒毛森林中冒险。这群人里，有许多算是勉强维持休战的盟友。我没将收获物放进背包，而是藏在宽松的衬衫里，如此一来，他们经过我身边时便看不到它，也不能轻易偷走。

博恩在我胸口跳动，就像第二颗心脏。

“博恩。”

人和地点的名字通常都没什么意义，因此我们不再刻意寻求名字，以免给他人造成负担。从前的地图就像出自古怪荒谬的神话故事，那些地名听起来不像是词语，而更像是遭受蹂躏后的产物。我所寻求的，是在地球的废墟之间做个匿名者，天冷时有一双好鞋，还能找到半埋在乱石堆中的旧汤罐头。如今，这些东西就像是一种赐福，相比之下，名字有什么用呢？

然而，我还是给他取名为博恩。

我把博恩带给了谁

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解释：维克是我的搭档和爱人，也是一名药贩，他售卖的药品既可怕又美丽，既悲哀又甜蜜，就像生活本身。维克改造甲虫，或者用从生化公司偷来的原料制造。这些甲虫被放进耳朵里之后，不仅能传授知识，还能删除与增添记忆。无法面对现实的人将它们塞入耳中，即可体验别人的愉快回忆。这些记忆来自很久以前，发生在如今已不存在的地方。

我刚遇到维克时，他就给我这种药品，我立即拒绝了，这虽然看起来像是解脱，但我能感觉到陷阱。当你把甲虫放进耳朵里，那滋味就像是浓烈的薄荷或柠檬，你的眼前会出现令人惊异的景象，然而我希望这些地方并不存在，因为一想到那天堂般的场所或许是真实的，我就会感到痛心。头脑中一旦出现此种想法，也会让你变得愚蠢而大意。

看到我强烈的厌恶表情，维克脸上现出震惊，也仅仅因为如此，我才继续与他交谈。我多么希望当时就能理解他为何感到不适，而不是等到很久以后。

我将海葵搁到我俩座椅之间那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上。我们坐在

破旧的阳台里。此处陡峭的岩壁上有许多像这样突出的观景台，我因此而受到启发，将我们的藏身处命名为“观景崖”。地下门厅里有一块生锈的匾牌，标示着此处的原名，但已无法辨识。

我们身后布满迷宫般的通道，而我和维克就住在这些通道之间。前方是维克设置的一道掩体，以免不受欢迎的观察者看见我们。高悬的阳台下方，则是那条环绕着大部分城区的毒河，奔腾的河水中，各种各样的重金属、油污和垃圾释放出毒雾。我们也许会死于癌症，或其他更可怕的病症。河对岸是一片荒芜的灌木丛，其环境完全不利于生存，但偶尔还是有人出现。

比如我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我问维克。他看着我带回的物品，仔细端详了许久。那东西阵阵脉动，仿佛一盏无害而实用的灯。然而生化公司曾给城中带来各种恐惧，包括在街道中测试生物技术。整座城市成了巨型实验室，如今，城市和生化公司一样，都遭到严重毁坏。

纤瘦的维克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，看上去更像是痛苦的龇牙。他穿着一周前搞来的宽松亚麻裤，而那件带有衣领扣的白衬衫，他已经穿了很久，颜色都开始泛黄了。他的一只胳膊搁在桌面，左腿架到右腿上，显得相当放松。但我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姿态，既是做给这座城市看的，也是故意摆给我看的。裤子上的裂缝、衬衫上的破洞，那些你试图忽略的细节却给出了更精准的描述。

“它不是什么？这才是最先应该问的。”他说道。

“那么，它不是什么？”

维克耸耸肩，不愿表态。在讨论寻获物时，我们之间有时会产

生一道墙，我不喜欢这种警惕的气氛。

“要不要换个时间再谈，等你比较愿意说话的时候？”我问道。

我对维克越来越缺乏耐心，这有点残忍，因为他现在很需要我的耐性。他用来生产的原材料快消耗完了，而且他还有别的压力。维克的敌人——准确来说，就是那个叫“魔术师”的人，已经占领了城西所有地区——如今正在蚕食他的领地，侵扰他的思维，并向他提出种种要求。细软的金发下，他那张英俊的脸，包括尖尖的下巴和高耸的颧骨，都日渐消瘦，就像蜡烛被火焰吞噬。

“它会飞吗？”他最后问道。

“不会，”我微笑着说，“它没有翅膀。”不过我们都知道，这并不能保证它不会飞。

“它咬人吗？”

“没有咬我，”我说道，“那，我该咬它吗？”

“我们应该吃了它？”

当然，他并不是说真的。维克一向很谨慎，哪怕是冲动的时候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他开始吐露想法；我始终无法预测他的反应。也许这正是他的意图。

“不应该。”我说道。

“我们可以拿它玩抛接球。”

“你是说，帮它学习飞行？”

“如果我们不打算吃了它的话。”

“它其实已经不像是一颗球了。”

这是实话。一段时间以来，被我称为“博恩”的生物始终缩成

一团，但此刻，它又变成花瓶状，有一种古怪的亲切感和朦胧的儒雅。它躺在桌上像脉搏一样跳动，给予我舒适安逸的感觉。那脉动让它看起来比先前大，但也许它已经开始生长。

维克疑惑地琢磨着我带给他的东西，他那双黄绿色的眼睛在枯瘦的脸上显得更大了，也更加令人同情。这双眼睛虽然洞察一切，但也许并不知道我是如何看待他的。

“我知道，”维克恢复严肃的神情，“它不是摩德制造出来的。我怀疑摩德都不知道它附在身上。但它也不一定来自生化公司。”

摩德或许已步入歧途，而摩德跟生化公司的关系也很不稳定。有时我们猜测，生化公司残存的大楼里是否存在一场内斗，参与者分别是支持摩德和后悔造出摩德的两派。

“如果不是在生化公司里，摩德是在哪儿沾上它的呢？”

维克的嘴唇一阵颤抖，让他那无辜的面容显得更加紧张，也更加迷人：“有人悄悄告诉我，城里有东西在游荡，既不效忠于摩德和生化公司，也不属于魔术师。我在城市边缘见过这些东西，在夜晚的沙漠里，我怀疑……”

那天上午，有狐狸和其他小型哺乳动物尾随着我。维克指的是这个吗？它们数量的增长是个谜——是生化公司制造出来的，还是沙漠正在侵蚀城市？

我没告诉他这些动物的事。我想要听听他自己的说法，因此提示道：“游荡的东西？”

但他对我的问题不予理睬，并且改换了话题：“好吧，想要知道更多也不难。”维克用手抚摩着博恩。寄生在他手腕里的虫子短